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二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二)

王魁竊訂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

入第二卷。

作第二段。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

中添卻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閹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

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

乙未八月。

又答呂

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

早垂喻也。

丙申。

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

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

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

戊戌。

〔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李閔祖。

近思

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陳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

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

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

蕭振。

聖賢說得

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

近思錄又難看。

葉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

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楊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

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

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癸巳。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午。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巳。〔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

之自信也。乙未〔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嘗與滕璘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李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文集〕祭汪尙書文。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

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幸羣小乘間譏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祕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卽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

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壘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謹狀。辭免祕書郎狀二。

答韓尙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傅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己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

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洪本〔文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丙戌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乙未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己亥答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悞之甚耶。癸卯〔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煞誤看讀。楊道夫已西後。〔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

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庚戌。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

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丙辰。〔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

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不知何人。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

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

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不知何人。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

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不知何人。語學者曰。某

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甘節。論語集注。如秤上

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郭友仁。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

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過。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

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沈憫。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

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曾祖道丁巳。集注於正文之下正

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

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後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在過庭所聞。集註中解。有兩說相

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陳淳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

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

說，前一說勝。董拱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

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

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文集」答潘端叔書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

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

處，仔細喻及，卻好評量也。癸卯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註

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

適處，參攷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當在丙辰後「語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

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問：論語或問曰：是

五十歲。元本作年誤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甘節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先生孫鑒詩傳遺說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呂氏家塾讀詩記

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

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

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語中矣。乙未 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乙未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尙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付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卻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卻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卻難看也。庚子正月四日 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

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庚子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甲辰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便就也。甲辰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丁未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甲寅後「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卻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陳文蔚字序字補入。在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邵浩向來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葉賀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吳必大「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未詳其時疑甲辰後。「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

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作說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